

晚翠文谈



汪曾祺
自编文集

汪曾祺 著
梁由之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汪曾祺
自编文集

梁由之 主编

晚 翠 文 谈

汪曾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翠文谈 / 汪曾祺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2

ISBN 978-7-5426-6448-8

I. ①晚… II. ①汪…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9734号

晚翠文谈

著 者 / 汪曾祺

责任编辑 /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李志卿 丁敏翔

装帧设计 / 微言视觉工坊 | 阿龙 苗庆东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李 以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212千字

印 张 / 12

书 号 / ISBN 978-7-5426-6448-8 / I · 1438

定 价 / 48.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新版前言

梁由之

据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汪明、王朝统计，老头儿一辈子，自行编定或经他认可由别人编选的集子，拢共出了二十七种。严格一点，不妨将前者称为“汪曾祺自编文集”。

自编文集，文体比较单纯：基本都是短篇小说、散文和随笔，偶有一点新、旧体诗，还有一本文论集，一本人物小传。时间跨度，却大得出奇：第一本跟第二本，隔了十余年；第二本跟第三本，又隔了差不多二十年；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跟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更是隔了整整四十年。……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汪先生享年七十七岁，1987年之前的六十六年，他仅出了四本书。汪氏曾自我检讨说：我写得太少了！

1987年始，汪老进入生命的最后十年。这十年，就

数量而论，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占平生作品泰半。同时，也是出书的高峰期。除1990年、1991年两年是空白外，每年都有新书面世。1993年、1995年，更是臻于顶峰，合计接近两位数。这固然反映了汪先生的作品受到各方热烈欢迎乃至追捧，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若干集子重复的篇什较多——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并非个别现象。

我曾写道：

无缘亲炙汪曾祺先生，梁某引为毕生憾事。他的作品，是我的至爱。读汪三十余年，兀自兴味盎然，爱不释手。深感欣慰的是，吾道不孤，在文学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大背景下，汪老的作品却是个难得的异数，各种新旧选本层出不穷，汪粉越来越多。在平淡浮躁的日常生活中，沾溉一点真诚朴素的优雅、诗意和美感，大约是心灵的内在需求罢。

那么，有无必要与可能，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真实的“汪曾祺自编文集”，提供给市场和读者呢？答案是肯定的。

汪老去世已逾二十一年，自编文集旧版市面上早已不见踪影，一书难求。倒也间或出过几种新版，但东零西碎，不成气候。个别相对整齐些的，内容却肆意增删，力度颇

大，抽换少则几篇，多则达到十余篇甚至二十多篇，旧名新书，面目全非，是一种名实不副不伦不类的奇葩版本。我一直认为，既然是作者自编文集，他人就不要、不必且不能擅改。至于集子本身的缺憾，任何版本，皆在所难免，读者各凭所好就好。

本系列新版均据汪老当年亲自编定的版本排印，书名、序跋、篇目、原注，一仍其旧，原汁原味。只对个别明显的舛误予以订正。加印时作者所写的序跋，均作为附录。这套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汪曾祺自编文集”，相信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

二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生前出版的第一本文论集。它的成书，在相当程度上，得归功于老友林斤澜。汪老的哲嗣汪朗兄说：

林斤澜和爸爸更熟，而且始终保持着亲密关系。

林斤澜真是帮爸爸办了不少事，毫无所图，诚心诚意。爸爸重新动笔写小说后，是林斤澜把《异秉》推荐到《雨花》杂志发表。以后，两个人经常一起到各处游山玩水，参加各种笔会，给各地文学青年

谈创作体会。爸爸生前最后一次外出，到四川参加五粮液笔会，也是同林斤澜结伴而行的。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惟独这本《晚翠文谈》是例外。那是1986年，当时这种文论集不被人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家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把书出了。……

《晚翠文谈》出版于1988年，初版仅印二千七百本，责任编辑黄育海、李庆西。

此书编排，未以写作、发表时间先后为序，而是按文章内容，分为四辑：

- 第一辑，是“创作谈”；
- 第二辑，是几篇文学评论；
- 第三辑，是戏曲杂论；
- 第四辑，是两篇民间文学论文。

1997年，汪老病逝。

2002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晚翠文谈新编》，范用

先生亲自撰写了言简意赅情见乎辞的“小引”，末尾说：“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曾祺兄辞世已经五年，印这本书聊表怀念之情。”初版即印了一万册，责任编辑郑勇。将时间拉长一点看，这本书的价值和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限于体例，新版据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印制。

2018年8月10日晚，戊戌立秋后三日，记于杭州旅次。9月19日，夏历八月初十午后，秋分前四日，改定于深圳天海楼。

自序

昆明云南大学的教授宿舍区有一处叫“晚翠园”，月亮门的石额上刻着三个字，字是胡小石写的，很苍劲。我们那时常到云大去拍曲子，常穿过这个园。为什么叫“晚翠园”呢？是因为园里种了大概有二三十棵大枇杷树。《千字文》云：“枇杷晚翠”，用的是这个典。这句话最初出在哪里，我就知道了，实在是有点惭愧。不过《千字文》里的许多四个字一句的话不一定都有出处。比如“海咸河淡”，只是眼前的一句大实话，考查不出来源。“枇杷晚翠”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也是一句实话，只不过字面上似乎有点诗意，不像“海咸河淡”那样平常得有点令人发笑。枇杷的确是晚翠的。它是常绿的灌木，叶片大而且厚，革质，多大的风也不易把它们吹得掉下来。不但经冬不落，而且愈是雨余雪后，愈是绿得惊人。枇杷叶能止咳润肺。我们那里的中医处方，常用枇杷叶两片（去毛）作药引子。掐枇杷叶大都是我的事。我的老家的

后园有一棵枇杷树。它没有结过一粒枇杷，却长得一树浓密的叶子。不论什么时候，走近去，一伸手，就能得到两片。回来，用纸煤子的头子，把叶片背面的茸毛搓掉，整片丢进药罐子，完事。枇杷还有一个特点，是花期极长。头年的冬天就开始著花。花冠淡黄白色，外披锈色的长毛，远看只是毛乎乎的一个疙瘩，极不起眼，甚至根本不像是花，不注意是不会发现的，不像桃花李花喊着叫着要人来瞧。结果也很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的花落了，结了纽子大的绿色的果粒。你就等吧，要到端午节前它才成熟，变成一串一串淡黄色的圆球。枇杷呀，你结这么点果子，可真是费劲呀！

把近几年陆续写出的谈文学的短文编为一集，取个什么书名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晚翠文谈》。这也像《千字文》一样，只是取其字面上有点诗意。这是“夫子自道”么？也可以说有那么一点。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磋跼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真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晚则晚矣，翠则未必。

我把去年出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晚饭花集》，现在又把这本书名之曰《晚翠文谈》，好像我对“晚”字特别有兴趣。其实我并没有多少迟暮之思。我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

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中国古人论书法，有谓以写大字的笔法写小字，以写小字的笔法写大字的。我以为这不行。把寸楷放成擘窠大字，无论如何是不像样子的，——现在很多招牌匾额的字都是“放”出来的，一看就看得出来。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了。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虽然还不能说“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绝不是“谢公不出，如苍生何”。这样一想，多写一点，少写一点，早熟或晚成（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曾跟我开玩笑，说“汪伯伯是‘大器晚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偶尔爱用“晚”字，并没有一点悲怨，倒是很欣慰的。我赶上了好时候。

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有好处。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我当时没有想写东西，不需要赶任务，虽然也受错误路线的制约，但总还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的。我当然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

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当令”，较易摆脱，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弯路。文艺思想一解放，我年轻时读过的，受过影响的，解放后被别人也被我自己批判的一些中外作品在我的心里复苏了。或者照现在的说法，我对这些作品较易“认同”。我从弄文学以来，所走的路，虽然也有些曲折，但基本上能做到我行我素。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索，我对生活、对文学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并且这点看法正像纽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这也是应该的。否则的话，不白吃了这么多年的饭了么？我不否认我有我的思维方式，也有那么一点我的风格。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思想凝固僵化，成了一个北京人所说的“老悖晦”。我愿意接受新观念、新思想，愿意和年轻人对话，——主要是听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不对我见外。太原晋祠有泉曰“难老”。泉上有亭，傅山写了一块竖匾：“永锡难老”。要“难老”，只有向青年学习。我看有的老作家对青年颇多指摘，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甚至大动肝火，只能说明他老了。我也许还不那么老，这是沾了我“来晚了”的光。

这一集相当多的文章是写给青年作者看的。有些话倒是自己多年摸索的甘苦之言，不是零批转贩。我希望这里有点经验，有点心得。但是都是仅供参考。不是金针度人。孔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无吾以也。”

此集编排，未以文章写作、发表时间先后为序，而是按内容性质，分为四类：

第一辑是所谓“创作谈”；

第二辑是几篇文学评论；

第三辑是戏曲杂论；

第四辑是两篇民间文学论文。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套用孔乙己的一句话，“晚乎哉，不晚也”，我还想再工作一个时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序于蒲黄榆路寓楼

目 录

1	自 序
001	关于《受戒》
007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015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
018	《晚饭花集》自序
025	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
032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036	道是无情却有情
041	我是一个中国人 ——散步随想
048	小说笔谈
055	小说创作随谈

068	小说技巧常谈
078	“揉面” ——谈语言
095	关于小说语言（札记）
107	传 神
114	谈风格
124	谈谈风俗画
134	说 短 ——与友人书
139	《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141	小小说是什么？
146	两栖杂述
156	谈读杂书
158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

181	沈从文的寂寞 ——浅谈他的散文
200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210	漫评《烟壶》
219	人之所以为人 ——读《棋王》笔记
226	从哀愁到沉郁 ——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序
235	林斤澜的矮凳桥
247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
255	应该争取有思想的年轻一代 ——关于戏曲问题的冥想
260	听遛鸟人谈戏
265	“外星人”语
273	宋士杰 ——一个独特的典型

285	浅处见才 ——谈写唱词
300	用韵文想
305	打渔·杀家
309	细节的真实 ——习剧札记
312	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
321	《一捧雪》前言
322	读民歌札记
337	“花儿”的格律 ——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
355	我和民间文学